

警世通言

〔明〕冯梦龙◎著

〔第四卷〕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警世通言

〔明〕冯梦龙◎著

〔第四卷〕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警世通言 / (明) 冯梦龙著. — 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 2009.12 重印

ISBN 978-7-80626-002-9

I. 警… II. ①冯… III. 话本小说—中国—明代 IV. I24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73011 号

Jing Shi Tong Yan

警世通言 (四)

原 著: (明) 冯梦龙

责任编辑: 周海英 张雪霜

封面设计: 徐 超

出版发行: 吉林文史出版社 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

印 刷: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

版 次: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6 次印刷

开 本: 850×1168mm 32 开本

字 数: 406 千字

印 张: 4.5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26-002-9

定 价: 92.50 元 (全四册)

目 录

第三十三卷	乔颜杰一妾破家	433
第三十四卷	王娇鸾百年长恨	446
第三十五卷	况太守断死孩儿	465
第三十六卷	赵知县火烧皂角林	477
第三十七卷	万秀娘仇报山亭儿	486
第三十八卷	蒋淑真刎颈鸳鸯会	499
第三十九卷	福祿寿三星度世	508
第四十卷	旌阳宫铁树镇妖	517

第三十三卷 乔颜杰一妾破家

世事纷纷难诉陈，知机端不误终身。

若论破国亡家者，尽是贪花恋色人。

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明道元年，这浙江路宁海军，即今杭州是也。在城众安桥北首观音庵相近，有一个商人，姓乔，名俊，字彦杰，祖贯钱塘人。自幼年丧父母，长而魁伟雄壮，好色贪淫。娶妻高氏，各年四十岁。夫妻不生出男子，止生一女，年一十八岁，小字玉秀，至亲三口儿。止有一仆人，唤作赛儿。这乔俊看来有三五万贯资本，专一在长安崇德收丝，往东京卖了，贩枣子胡桃杂货回家来卖，一年有半年不在家。门首交赛儿开张酒店，雇一个酒大工叫做洪三，在家造酒。其妻高氏，掌管日逐出进钱钞一应事务，不在话下。

明道二年春间，乔俊在东京卖丝已了，买了胡桃枣子等货，船到南京上新河泊，正要行船，因风阻了。一住三日，风大，开船不得。忽见邻船上有一美妇，生得肌肤似雪，髻挽乌云。乔俊一见，心甚爱之。乃访问梢工道：“你船中是甚么客人？缘何有宅眷在内？”梢工答道：“是建康府周巡检病故，今家小扶灵柩回山东去。这年小的妇人，乃是巡检的小娘子。官人问他做甚？”乔俊道：“梢工，你与我问巡检夫人，若肯将此妾与人，我情愿多与他些财礼，讨此妇为妾，说得这事成了，我把五两银子谢你。”梢工遂乃下船舱里去说这亲事。言无数句，话不一席，有

分教这乔俊娶这个妇人为妾，直使得：

一家人口因他丧，万贯家资指日休。

当下梢工下船舱问老夫人道：“小人告夫人跟前，这个小娘子，肯嫁与人么？”老夫人道：“你有甚好头脑说他？若有人要娶他，就应承罢，只要一千贯文财礼。”梢工便说：“邻船上有一贩枣子客人，要娶一个二娘子，特命小人来与夫人说知。”夫人便应承了。梢工回复乔俊说：“夫人肯与你了，要一千贯文财礼哩。”乔俊听说大喜，即便開箱，取出一千贯文，便教梢工送过夫人船上去。夫人接了，说与梢工，教请乔俊过船来相见。乔俊换了衣服，径过船来拜见夫人。夫人问明白了乡贯姓氏，就叫侍妾近前分付道：“相公已死，家中儿子利害。我今做主，将你嫁与这个官人为妾，即今便过乔官人船上去。宁海郡大马头去处，快活过了生世，你可小心伏侍，不可托大！”这妇人与乔俊拜辞了老夫人，夫人与他一个衣箱物件之类，却送过船去。乔俊取五两银子谢了梢工，心中十分欢喜。乃问妇人：“你的名字叫做甚么？”妇人乃言：“我叫作春香，年二十五岁。”当晚就舟中与春香同铺而睡。次日天晴，风息浪平，大小船只，一齐都开。乔俊也行了五六日，早到北新关，歇船上岸。叫一乘轿子抬了春香，自随着径入武林门里。来到自家门首，下了轿，打发轿子去了。乔俊引春香人家中来。自先走入里面去与高氏相见，说知此事，出来引春香人去参见。高氏见了春香，焦躁起来说：“丈夫，你既娶来了，我难以推故。你只依我两件事，我便容你。”乔俊道：“你且说那两件事？”高氏启口说出，直教乔俊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。正是：

妇人之语不宜听，割户分门坏五伦。

勿信妻言行大道，世间男子几多人！

当下高氏说与丈夫：“你今已娶来家，我说也自枉然了。只

是要你与他别住，不许放在家里。”乔俊听得说：“这个容易，我自赁房屋一间与他另住。”高氏又说：“自从今日为始，我再不与你做一处。家中钱本什物，首饰衣服，我自与女儿两个受用，不许你来讨。一应官司门户等事，你自教贱婢支持，莫再来缠我，你依得么？”乔俊沉吟了半晌，心里道：“欲待不依，又难过日子。罢！罢！”乃言：“都依你。”高氏不语。次日早起去搬货物行李回家，就央人赁房一间，在铜钱局前，今对贡院是也。拣个吉日，乔俊带了周氏，点家火一应什物完备，搬将过去。住了三朝两日，归家走一次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半年有余。乔俊刮取人头帐目，及私房银两，还够做本钱。收丝已完，打点家中柴米之类，分付周氏：“你可耐静，我出去多只两月便回；如有急事，可回去大娘家里说知。”道罢，径到家里说与高氏：“我明日起身去后，多只两月便回。倘有事故，你可照管周氏，看夫妻之面！”女儿道：“爹爹早回。”别了妻女，又来新住处打点明早起程。此时是九月间，出门搭船，登途去了。一去两个月。周氏在家终日倚门而望，不见丈夫回来。看看又是冬景至了，其年大冷。忽一日晚彤云密布，纷纷扬扬，下一天大雪。高氏在家思忖，丈夫一去，因何至冬时节，只管不回？这周氏寒冷。赛儿又病重，起身不得。乃叫洪三将些柴米炭火钱物，送与周氏。周氏见雪下得大，闭门在家哭泣。听得敲门，只道是丈夫回来。慌忙开门，见了洪大工挑了东西进门。周氏乃问大工：“大娘大姐一向好么？”大工答道：“大娘见大官人不回，记挂你无盘缠，教我送柴米钱钞与你用。”周氏见说，回言：“大工，你回家去多多拜上大娘大姐！”大工别了，自回家去。次日午牌时分，周氏门首又有人敲门。周氏道：“这等大雪，又是何人敲门？”只因这人来，有分教，周氏再不能与乔俊团圆。

正是：

闭门屋里坐，祸从天上来。

当日雪下得越大，周氏在房中向火。忽听得有人敲门，起身开门看时，见一人头戴破头巾，身穿旧衣服。便问周氏道：“嫂子，乔俊在家么？”周氏答道：“自从九月出门，还未回哩。”那人说：“我是他里长。今来差乔俊去海宁砌江塘，做夫十日，歇二十日，又做十日。他既不在家，我替你们寻个人，你出钱雇他去做工。”周氏答道：“既如此，只凭你教人替了，我自还你工钱。”里长相别出门。次日饭后，领一个后生，年约二十岁，与周氏相见。里长说与周氏：“此人是上海县人，姓董，名小二，自幼他父母俱丧。如今专靠与人家做工过日，每年只要你三五百贯钱，冬夏做些衣服与他穿。我看你家里又无人，可雇他在家走动也好。”周氏见说，心中欢喜道：“委实我家无人走动，看这人，想也是个良善本分的，工钱便依你罢了。”当下遂谢了里长，留在家里。至次日，里长来叫去海宁做夫，周氏取些钱钞与小二，跟着里长去了十日。回来，这小二在家里小心谨慎，烧香扫地，件件当心。

且说乔俊在东京卖丝，与一个上厅行首沈瑞莲来往，倒身在他家使钱，因此留恋在彼，全不管家中妻妾。只恋花门柳户，逍遥快乐。那知家里赛儿病了两个余月死了。高氏叫洪三买具棺木，扛出城外化人场烧了。高氏立性贞洁，自在门前卖酒，无有半点狂心。不想周氏自从安了董小二在家，到有心看上他。有时做夫回来，热羹热饭，搬与他吃。小二见他家无人，勤谨做活。周氏时常眉来眼去的勾引他。这小二也有心，只是不敢上前。一日，正是十二月三十日夜，周氏叫小二去买些酒果鱼肉之类过年。到晚，周氏叫小二关了大门，去灶上荡一注子酒，切些肉做一盘，安排火盆，点上了灯，就摆在房内床面前桌儿上。小二在

灶前烧火，周氏轻轻的说道：“小二，你来房里来，将些东西去吃！”小二千不合万不合走入房内，有分教小二死无葬身之地。正是：

僮仆人家不可无，岂知撞了不良徒；

分明一段跷蹊事，瞒着堂堂大丈夫。

此时周氏叫小二到床前，便道：“小二，你来你来，我和你吃两杯酒，今夜你就在我房里睡罢。”小二道：“不敢！”周氏骂了两声：“蛮子！”双手把小二抱到床边，挨肩而坐。便将小二扯过怀中，解开主腰儿，教他摸胸前麻团也似白奶。小二淫心荡漾，便将周氏脸搂过来，将舌尖儿度在周氏口内，任意快乐。周氏将酒筛下，两个吃一个交杯酒，两人合吃五六杯。周氏道：“你在外头歇，我在房内也是自歇，寒冷难熬。你今无福，不依我的口。”小二跪下道：“感承娘子有心，小人亦有意多时了，只是不敢说。今日娘子抬举小人，此恩杀身难报。”二人说罢，解衣脱带，就做了夫妻。一夜快乐，不必说了。天明，小二先起来烧汤洗碗做饭，周氏方起，梳妆洗面罢，吃饭。正是：

少女少郎，情色相当。

却如夫妻一般在家过活，左右邻舍皆知此事，无人闲管。

却说高氏因无人照管门前酒店，忽一日，听得闲人说：“周氏与小二通奸。”且信且疑，放心不下。因此教洪大工去与周氏说：“且搬回家，省得两边家火。”周氏见洪大工来说，沉吟了半晌，勉强回言道：“既是大娘好意，今晚就将家火搬回家去。”洪大工得了言语，自回家了。周氏便叫小二商量，“今大娘要我搬回家去，料想违他不得，只是你却如何？”小二答道：“娘子，大娘家里也无人，小人情愿与大娘家送酒走动。只是一件，不比此地，不得与娘子快乐了。不然，就今日拆散了罢。”说罢，两个搂抱着哭了一回。周氏道：“你且安心，我今收拾衣箱什物，你

与我挑回大娘家去。我自与大娘说，留你在家，暗地里与我快乐。且等丈夫回来，再做计较。”小二见说，才放心欢喜。回言道：“万望娘子用心！”当日下午收拾已了，小二先挑了箱笼来。捱到黄昏，洪大工提个灯笼去接周氏。周氏取具锁锁了大门，同小二回家。正是：

飞蛾扑火身须丧，蝙蝠投竿命必倾。

当时小二与周氏到家，见了高氏。高氏道：“你如今回到家一处住了，如何带小二回来？何不打发他去了？”周氏道：“大娘门前无人照管，不如留他在家使唤，待等丈夫回时，打发他未迟。”高氏是个清洁的人，心中想道：“在我家中，我自照管着他，有甚皂丝麻线？”遂留下教他看店，讨酒坛，一应都会得。不觉又过了数月。周氏虽和小二有情，终久不比自住之时，两个任意取乐。一日，周氏见高氏说起小二诸事勤谨，又本分，便道：“大娘何不将大姐招小二为婿，却不便当？”高氏听得，大怒，骂道：“你这个贱人，好没志气！我女儿招雇工人为婿？”周氏不敢言语，吃高氏骂了三四日。高氏只倚着自身正大，全不想周氏与他通奸，故此要将女儿招他。若还思量此事，只消得打发了小二出门，后来不见得自身同女打死在狱，灭门之事。

且说小二自三月来家，古人云：“一年长工，二年家公，三年太公。”不想乔俊一去不回，小二在大娘家一年有余，出入房室，诸事托他，便做乔家公，欺负洪三。或早或晚，见了玉秀，便将言语调戏他。不则一日，不想玉秀被这小二奸骗了。其事周氏也知，只瞒着高氏。似此又过了一月。其时是六月半，天道大热，玉秀在房内洗浴。高氏走入房中，看见女儿奶太，吃了一惊。待女儿穿了衣裳，叫女儿到面前问道：“你吃何人弄了身体，这奶大了？你好好实说，我便饶你！”玉秀推托不过，只得实说：“我被小二哄了。”高氏跌脚叫苦：“这事都是这小婆娘做一路，

坏了我女孩儿，此事怎生是好？”欲待声张起来，又怕嚷动人知，苦了女儿一世之事。当时沉吟了半晌，眉头一蹙，计上心来，只除害了这蛮子，方才免得人知。不觉又过了两月。忽值八月中秋节到，高氏叫小二买些鱼肉果子之物，安排家宴。当晚，高氏、周氏、玉秀在后园赏月，叫洪三和小二别在一边吃。高氏至夜三更，叫小二，赏了两大碗酒。小二不敢推辞，一饮而尽，不觉大醉，倒了。洪三也有酒，自去酒房里睡了。这小二只因酒醉，中了高氏计策，当夜便是：

东岳新添枉死鬼，阳间不见少年人。

当时高氏使女儿自去睡了。便与周氏说：“我只管家事买卖，那知你与这蛮子通奸。你两个做了一路，故意教他奸了我的女儿。丈夫回来，教我怎的见他分说？我是个清清白白的人，如今讨了你来，被你玷辱我的门风，如何是好？我今与你只得没奈何害了这蛮子性命，神不知，鬼不觉。倘丈夫回来，你与我女儿俱各免得出丑，各无事了。你可去将条索来！”周氏初时不肯，被高氏骂道：“都是你这贱人与他通奸，因此坏了我女儿，你还恋着他？”周氏吃骂得没奈何，只得去房里取了麻索，递与高氏。高氏接了，将去小二脖项下一绞。原来妇人家手软，缚了一个更次，绞不死。小二喊起来，高氏急了，无家火在手边，教周氏去灶前捉把劈柴斧头，把小二脑门上一斧，脑浆流出死了。高氏与周氏商量：“好却好了，这死尸须是今夜发落便好。”周氏道：“可叫洪三起来，将块大石缚在尸上，驮去丢在新桥河里水底去了，待他尸首自烂，神不知，鬼不觉。”高氏大喜，便到酒作坊里叫起洪大工来。大工走入后园，看见了小二尸首道：“祛除了这害最好。倘留他在家，大官人回来，也有老大的口面。”周氏道：“你可趁天未明，把尸首驮去新河里，把块大石缚住，坠下水里去。若到天明，倘有人问时，只说道小二偷了我家首饰物件，夜间逃走了。他家一向又

无人往来的，料然没事。”洪大工驮了尸首，高氏将灯照出门去。此时有五更时分，洪大工驮到河边，掇块大石，绑缚在尸首上，丢在河内，直推开在中心里。这河有丈余深水，当时沉下水底去了，料道永无踪迹。洪大工回家，轻轻的关了大门，高氏与周氏各回房里睡了。高氏虽自清洁，也欠些聪明之处，错干了此事。既知其情，只可好好打发了小二出门便了。千不合，万不合，将他绞死，后来却被人首告，打死在狱，灭门绝户，悔之何及！且说洪大工睡至天明，起来开了酒店，高氏依旧在门前卖酒。玉秀眼中不见了小二，也不敢问。周氏自言自语，假意道：“小二这厮无礼，偷了我首饰物件，夜间逃走了。”玉秀自在房里，也不问他。那邻舍也不管他家小二在与不在。高氏一时害了小二性命，疑决不下，早晚心中只恐事发，终日忧闷过日。正是：

要人知重勤学，怕人知事莫做。

却说武林门外清湖闸边，有个做靴的皮匠，姓陈，名文，浑家程氏五娘，夫妻两口儿，止靠做靴鞋度日。此时是十月初旬，这陈文与妻子争论，一口气，走入门里满桥边皮市里买皮，当日不回，次日午后也不回。程五娘心内慌起来。又过了一夜，亦不见回。独自一个在家烦恼。将及一月，并无消息。这程五娘不免走入城里问讯。径到皮市里来，问卖皮店家，皆言：“一月前何曾见你丈夫来买皮？莫非死在那里了？”有多口的道：“你丈夫穿甚衣服出来？”程五娘道：“我丈夫头戴万字头巾，身穿着青绢一口中。一月前说来皮市里买皮，至今不见信息，不知何处去了？”众人道：“你可城内各处去寻，便知音信。”程五娘谢了众人，绕城中逢人便问。一日，并无踪迹。过了两日，吃了早饭，又入城来寻问。不端不正，走到新桥上过。正是事有凑巧，物有偶然。只见河岸上有人喧哄说道：“有个人死在河里，身上穿领青衣服，泛起在桥下水面上。”程五娘听得说，连忙走到河岸边，分开人众一

看时，只见水面上漂浮一个死尸，穿着青衣服。远远看时，有些相像。程氏便大哭道：“丈夫，缘何死在水里？”看的人都呆了。程氏又哀告众人：“那个伯伯肯与奴家拽过我的丈夫尸首到岸边，奴家认一认看。奴家自奉酒钱五十贯。”当时有一个破落户，叫做王酒酒，专一在街市上帮闲打哄，赌骗人财，这厮是个泼皮，没人家理他。当时也在那里看，听见程五娘许说五十贯酒钱，便说道：“小娘子，我与你拽过尸首来岸边你认看。”五娘哭罢道：“若是伯伯如此，深恩难报！”这王酒酒见只过往船，便跳上船去，叫道：“梢工，你可住一住，等我替这个小娘子拽这尸首到岸边。”当时，王酒酒拽那尸首来。王酒酒认得乔家董小二的尸首，口里不说出来，只教程氏认看。只因此起，有分教高氏一家，死于非命。正是：

闹里钻头热处歪，遇人猛惜爱钱财。

谁知错认尸和首，引出冤家祸患来。

此时王酒酒在船上，将竹篙推那尸首到岸边来。程氏看时，见头面皮肉却被水浸坏了，全不认得。看身上衣服却认得是丈夫的模样，号号大哭。哀告王酒酒道：“烦伯伯同奴去买口棺木来盛了，却又作计较。”王酒酒便随程五娘到褚堂件作李团头家，买了棺木，叫两个火家来河下捞起尸首，盛于棺内，就在河岸边存着。那时新桥下无甚人家住，每日止有船只来往。程氏取五十贯钱，谢了王酒酒。王酒酒得了钱，一径走到高氏酒店门前，以买酒为名，便对高氏说：“你家缘何打死了董小二，丢在新桥河内？如今泛将起来。你道一场好笑！那里走一个来错认做丈夫尸首，买具棺木盛了，改日却来埋葬。”高氏道：“王酒酒，你莫胡言乱语，我家小二偷了首饰衣服在逃，追获不着，那得这话！”王酒酒道：“大娘子，你不要赖！瞒了别人，不要瞒我。你今送我些钱钞买求我，我便任那妇人错认了去。你若白赖不与我，我就去本府首告，叫你吃一场人命官司。”高氏听得，便骂起来：

“你这破落户，千刀万剐的贼，不长俊的乞丐！见我丈夫不在家，今来诈我！”王酒酒被骂，大怒而去。能杀的妇人，到底无志气，胡乱与他些钱钞，也不见得弄出事来。当时高氏千不合万不合，骂了王酒酒这一顿，被那厮走到宁海郡安抚司前，叫起屈来。安抚相公正坐厅上押文书，叫左右唤至厅下，问道：“有何屈事？”王酒酒跪在厅下，告道：“小人姓王，名青，钱塘县人，今来首告。邻居有一乔俊，出外为商未回。其妻高氏，与妾周氏，一女玉秀，与家中一雇工人董小二有奸情。不知怎的缘故，把董小二谋死，丢在新桥河里，如今泛起。小人去与高氏言说，反被本妇百般辱骂。他家有个人大工，叫做洪三，敢是同心谋害的。小人不干，因此叫屈。望相公明镜昭察！”安抚听罢，着外郎录了王青口词押了公文，差两个牌军押着王青去捉拿三人并洪三，火急到厅。当时公人径到高氏家，捉了高氏周氏玉秀洪三四人。关了大门，取锁锁了。径到安抚司厅上，一行人跪下。相公是蔡州人，姓黄，名正大，为人奸狡，贪滥酷刑。问高氏：“你家董小二何在？”高氏道：“小二拐物在逃，不知去向。”王青道：“要知明白，只问洪三，便知分晓。”安抚遂将洪三拖翻拷打，两腿五十黄荆，血流满地。打熬不过，只得招道：“董小二先与周氏有奸，后搬回家，奸了玉秀。高氏知觉，恐丈夫回来，辱灭了门风。于今年八月十五日，中秋夜赏月，教小的同小二两个在一边吃酒，我两个都醉了。小的怕失了事，自去酒房内睡了。到五更时分，只见高氏、周氏来酒房门边，叫小的去后园内，只见小二尸首在地，教我速驮去丢在河内去。小的问高氏因由，高氏备将前事说道：‘二人通同奸骗女儿，倘或丈夫回日，怎的是好？我今出于无奈，因是赶他不去，又怕说出此情，只得用麻索绞死了。’小的是个老实的人，说道：‘看这厮忒无理，也祛除了一害。’小的便将小二尸首，驮在新桥河边，用块大石，缚在他身

上，沉在水底下。只此便是实话。”安抚见洪三招状明白，点指画字。二妇人见洪三已招，惊得魂不附体，玉秀抖做一块。安抚叫左右将三个妇人过来供招，玉秀只得供道：“先是周氏与小二有奸。母高氏收拾回家，将奴调戏，奴不从。后来又调戏，奴又不从。将奴强抱到后园奸骗了。到八月十五日，备果吃酒赏月，母高氏先叫奴去房内睡了，并不知小二死亡之事。”安抚又问周氏：“你既与小二有奸，缘何将女孩儿坏了！你好好招承，免至受苦！”周氏两泪交流，只得从头一一招了。安抚又问高氏：“你缘何谋杀小二？”高氏抵赖不过，从头招认了。都押下牢监了。安抚俱将各人供状立案，次日差县尉一人，带领仵作行人，押了高氏等去新河桥下检尸。当日闹动城里城外人都得知。男子妇人，挨肩擦背，不计其数，一齐来看。正是：

好事不出门，恶事传千里。

却说县尉押着一行人到新桥下，打开棺木，取出尸首，检看明白。将尸放在棺内，县尉带了一千人回话。董小二尸虽是斧头打碎顶门，麻索绞痕见在。安抚叫左右将高氏等四人各打二十下，都打得昏晕复醒。取一面长枷，将高氏枷了。周氏、玉秀、洪三俱用铁索锁了，押下大牢内监了。王青随衙听候。且说那皮匠妇人，也知得错认了，再也不来哭了。思量起来，一场惶恐，几时不敢见人。这话且不说。再说玉秀在牢中，汤水不吃，次日死了。又过了两日，周氏也死了。洪三看看病重，狱卒告知安抚，安抚令官医医治，不痊而死。止有高氏浑身发肿，棒疮疼痛熬不得，饭食不吃，服药无用，也死了。可怜不勾半个月日，四个都死在牢中，狱卒通报，知府与吏商量，乔俊久不回家，妻妾在家，谋死人命，本该偿命。凶身人等俱死，具表申奏朝廷，方可决断。不则一日，圣旨倒下，开读道：“凶身俱已身死，将家私抄扎入官。小二尸首，又无苦主亲人来领，烧化了罢。”当时

安抚即差吏去，打开乔俊家大门，将细软钱物，尽数入官。烧了董小二尸首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乔俊合当穷苦，在东京沈瑞莲家，全然不知家中之事。住了两年，财本使得一空，被虔婆常常发语道：“我女儿恋住了你，又不能接客，怎的是了？你有钱钞，将些出来使用；无钱，你自离了我家，等我女儿接别个客人。终不成饿死了我一家罢！”乔俊是个有钱过的人，今日无了钱，被虔婆赶了数次，眼中泪下。寻思要回乡，又无盘缠。那沈瑞莲见乔俊泪下，也哭起来，道：“乔郎，是我苦了你！我有些日前趱下的零碎钱，与你些，做盘缠回去了罢。你若有心，到家取得些钱，再来走一遭。”乔俊大喜，当晚收拾了旧衣服，打了一个衣包，沈行首取出三百贯文，把与乔俊打在包内，别了虔婆，驮了衣包，手提了一条棍棒，又辞了瑞莲，两个流泪而别。且说乔俊于路搭船，不则一日，来到北新关。天色晚了，便投一个相识船主人家宿歇，明早入城。那船主人见了乔俊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乔官人，你一向在那里去了？只管不回？你家中小娘子周氏，与一个雇工人有奸。大娘取回，一家住了，却又与你女儿有奸。我听得人说，不知争奸也是怎的，大娘子谋杀了雇工人，酒大工洪三将尸丢在新桥河内。有了两个月，尸首泛将起来，被人首告在安抚司。捉了大娘子，小娘子，你女儿并酒大工洪三到官。拷打不过，只得招认。监在牢里，受苦不过，如今四人都死了。朝廷文书下来，抄扎你家财产入官。你如今投那里去好？”乔俊听罢，却似：

分开八片顶阳骨，倾下半桶冰雪来！

这乔俊惊得呆了半晌，语言不得。那船主人排些酒饭与乔俊吃，那里吃得下。两行珠泪如雨，收不住，哽咽悲啼。心下思量：“今日不想我闪得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，如何是好？”番来覆去，过了一夜。次日黑早起来，辞了船主人，背了衣包，急急奔

武林门来。到着自家对门一个古董店王将仕门首立了。看自家房屋俱拆没了，止有一片荒地。却好王将仕开门，乔俊放下衣包，向前拜道：“老伯伯，不想小人不回，家中如此模样！”王将仕道：“乔官人，你一向在那里不回？”乔俊道：“只为消折了本钱，归乡不得，并不知家中的消息。”王将仕邀乔俊到家中坐定道：“贤侄听老身说，你去后家中如此如此。”把从头之事，一一说了。“只好笑一个皮匠妇人，因丈夫死在外边，到来错认了尸。却被王酒酒那厮首告，害了你大妻小妾、女儿并洪三到官，被打得好苦恼，受疼不过，都死在牢里，家产都抄扎入官了。你如今那里去好？”乔俊听罢，两泪如倾，辞别了王将仕。上南不是，落北又难！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罢罢罢！我今年四十余岁，儿女又无，财产妻妾俱丧了，去投谁的是好？”一径走到西湖上第二桥，望着一湖清水便跳，投入水下而死。这乔俊一家人口，深可惜哉！

却说王青这一日午后，同一般破落户在西湖上闲荡，刚到第二桥坐下，大家商量凑钱出来买碗酒吃。众人道：“还劳王大哥去买，有些便宜。”只见王酒酒接钱在手，向西湖里一撒。两眼睁得圆滴溜，口中大骂道：“王青！那董小二奸人妻女，自取其死，与你何干？你只为诈钱不遂，害得我乔俊好苦！一门亲丁四口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今日须偿还我命来！”众人知道是乔俊附体，替他磕头告饶。只见王青打自己把掌约有百余，骂不绝口，跳入湖中而死。众人传说此事，都道乔俊虽然好色贪淫，却不曾害人，今受此惨祸，九泉之下，怎放得王青过！这番索命，亦天理之必然也。后人诗云：

乔俊贪淫害一门，王青毒害亦亡身。

从来好色亡家国，岂见诗书误了人。